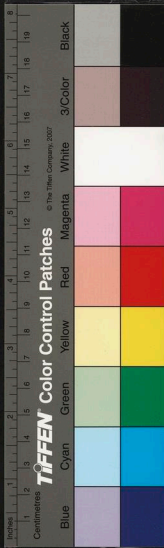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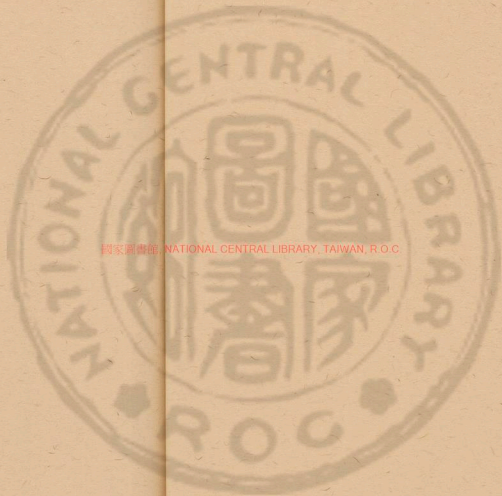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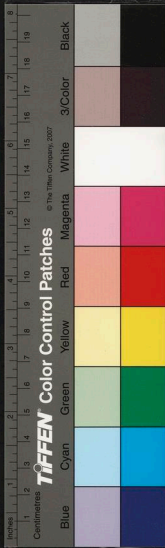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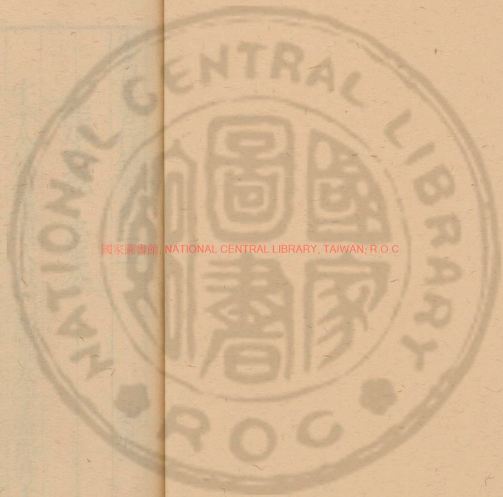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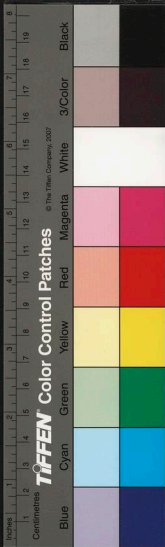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17 w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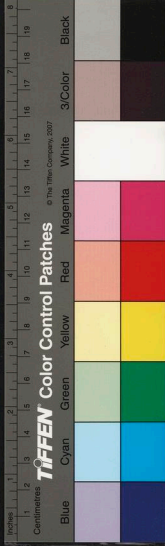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上

別集

張燾 忠定公

字子公饒州德興人以門蔭補太學齋郎升上舍政
和八年廷試三人授太學齋宣和初除博士三年連
丁內外艱去再爲博士靖康初李綱爲京城守禦使
辟兼機幕遷正字以越職言事送吏部高宗卽位例
復行營及宣司官屬之責降者倅常州改湖州以論
事不報請祠駕回臨安以呂頤浩薦除尚書司封員
外郎改起居舍人秋以祠祿歸六年秋再得起居郎
召尋權給舍改兼外制七年真拜中書舍人罷主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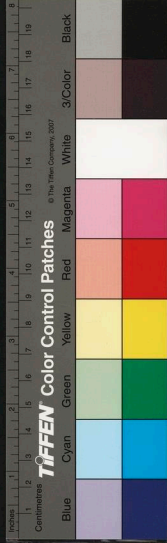
尋加集撰八年召拜兵侍兼權吏書兼史館修撰
九年秋除寶文閣學知成都府十三年冬主江州太
平觀二十五年帥鄉部兼行宮留守居二年進端明
殿學士二十九年召還感疾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再移病歸尋促覲正除吏書三十年充館伴金國賀
正使疾復作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冬再帥本路
復主興國祠孝宗受禪除同知隆興元年遷參政以
老病不拜除資政殿大學士三年薨年七十五

疏直言公疏曰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逆號令不
能感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卑詞厚禮祈還二聖未有
以感動敵情豈宵中之誠未修乎又言賢不肖雜進大

臣惟親舊是用虜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橫乃欲實
粟京師踈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其職安在
又請置御營司分諸將爲六軍命大臣大將爲使副各典
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守又乞
躬行實德以率百官又言欲知敵情當厚設爵賞募間
探事皆預備毋蹈往歲維揚之失

又奏臣屢言規模先定乃可爲國遷都大事也暮年之間
方進臨江復退還浙輔弼重任也一紀之間下命相之
制者十有四進退執政無慮二十餘人規模安在上曰
非不欲立規模正綠宰輔數易耳

庸廢豫使來議和秦檜主之朝論籍籍公請問可否於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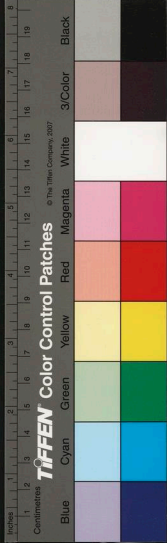


上乃令侍從臺諫即日條奏公䟽數百言大槩謂天方
佑宋當自治以需天時屈膝事人非臣所知又率侍從
極陳失計嘗高折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曰達觀其所舉
君昔薦七人後皆北面張邦昌今嘔嚅附會隳虜計中
他日必然背君親矣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
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公執奏曰故事遷除未
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焯問
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某惟
有去耳秦語人曰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和議成復河南陝西境土九年正月上以祖宗陵寢久淪

異域詔公同光山軍節度使判太宗正事士儻修奉酒
掃賜銀絹有差以二月己巳陛辭自武昌信陽入蔡頴
五月丙戌至永安軍戊子朝謁諸陵庚寅修奉畢辛卯
由鄭歷汴宋宿泗州淮南以歸六月入對公奏頴年陵
下石澗涸竭使至而水流如故上驚異久之又陳使事
十餘條如謂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
機會酈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
租賦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
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上悉嘉納
公往朝拜陵寢民夾道驩迎遂入栢城披荆屨繫隨宜葺
之而去及還奏言諸陵下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



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異以爲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
如何公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黷然

成都謀帥上語宰相張某高明練達和正有守可寬西顧
但朕惜其去耳臺評朝論亦謂當留公力請行因奏蜀
困征繇臣當宣布德意寬一路之民上曰豈惟本路凡
四川寬恤悉以付卿

公奏主和者韃懶也今爲其姪兀朮所戕勢必淪平乞道
京洛關陝因得觀形勢利便謁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
且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
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歛兵
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爲儲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

年春至益與世將凡牘交馳講書五素定是夏虜果敗盟
窺蜀吳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
府蜀人唐文若草制云保蜀之功著龜先見蓋謂此也
公開府造承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飢民撫存黎稚蕃部禁
戢貪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決遣獄訟修文翁舊學
時與諸生講論經理葺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新張
垂崖祠政無不舉蜀人大悅

有旨促覲公奏兩郡王名分宜早定上曰朕懷此久矣人
所難言開春當議典禮公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
乏公勸上止比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
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獎再三



又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
負數百增俸給賜資耗蠹不貲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虜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來公館伴宜生素聞公名畏慕
之一見願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公以
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公頗漏虜情公密奏之且言宜早
爲之備上深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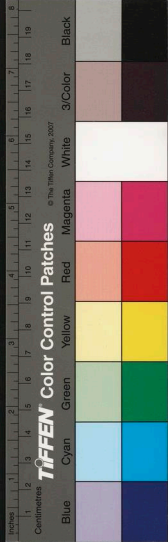
再帥江東完顏亮已深入人情洵懼公不敢辭亮死褒復
求和詔松江帥守條具進討恢復計人人馳至幽燕公
獨乞持重養成觀釁而動已而諸將追躡果無功

公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
皆繪像以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
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錄也

鄭穀

字致剛建城南鄉之龍池人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
除安陸教官待次權信陽尉用賞改承務卽監南康
酒稅除臺簿高宗卽位除監察御史建炎二年除司
諫又遷中丞三年苗傅誅反正升僉書樞密院事七
月薨于位享年五十

駐蹕錢塘苗劉逆亂以上爲廢聖皇帝冊皇太子卽位公
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謂逆煽熾甚非結外援不可爲



者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顧浩等議興復
討太后降詔不允

遷中丞二凶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奏乞告示
傳等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之朝廷付
有司以正典刑又言近日差除多出二人之意又更迭
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所以敢爾者必恃兵之強也王
莽之兵非不強昆陽一敗莽卒授首乞告示傳等宜一
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
加害臣死職不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謂直擬其爲
王莽雖懷恨疾然亦少戢矣

聞二兇以樞密召顧浩以禮書召浚又分俊之兵以五百
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命俊不分兵遂謫浚以散官居柳
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皆其姦謀假朝命使外無
強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奏乞留顧浩知金陵
浚不當請

遣所親謝嚮變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
事今嚴設兵備張鼓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毋致城中
之變驚動三宮此爲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携去
執呈諸人以爲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于百
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言蜀
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
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挾天子及帝位以



歸官也嚮至平江以詩徧呈浚等莫不嗟嘆感激奮勵
爲赴難計

忽宣詔以上爲皇太弟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監國公震
恐不知所爲具章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廟社稷
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
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
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往都堂問議遂得
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

滕康

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埤崇寧五年第調通州秋晉

州推興元教除正字著佐尚書工部員外郎歲餘移
禮部爲司業連丁艱靖康二年除常少擢起居舍人
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
書舍人罷除集撰提舉洞霄辛平江再除中書舍人
左諫議翰學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密院無何除權
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太后奉神主之江表至洪過虜
渡江退保慶州論罷提舉明道書授少監分司南京
來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
紹興二年薨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上開元帥府於濟州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
語公至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公相登極



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

公精忠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於公論者必及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成年轉朝奉即公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祖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名亂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於內侍之干政登極恩各遷官一等義乃以御寶批降驟遷五等觀此有異於墨敕斜封乎凡再降重令行下終不從命人皆重公有守

駕幸平江陞對奏曰云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恩倖歛怨而光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卽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憂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青躬之諫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年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風

建炎三年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陝計既還建康又建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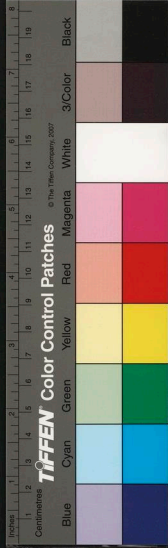


言行別三十一
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
省語中丞張守曰吾輩當以死爭旣執政又懇言之上
悟而止願浩歎曰公直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三日而
決此大計乎

諫官袁植請誅汪黃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
上首肯久之卽批出罷植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
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
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
大悅

王庶 敏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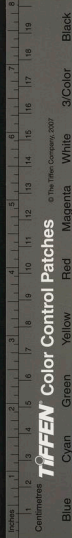
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進士第除慶州法秦州察
推改司儀曹兼秦鳳路提倉宰涇州保定縣倅懷德
軍涇原經司機宜言免靖康初爲陝西運判兼制置
解監使歷京西漕改知懷州直徽猷陝西都漕建炎
初除龍直郵延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陞集撰龍制
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制置未興軍路以延安失守自
劫去俄丁母憂張浚宣撫奏知興元授參議利路經
撫使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五路加徽直知成都又
改嘉州俄奉祠被宣撫使劾提舉太平觀復起爲參
謀改知遂寧辭復宮觀再詔除湖北安撫知鄂州復
顯制改知荆南府荆湖北安撫使七年復徽直除兵



侍八年遷兵書除樞副視師江淮虜使來促還以疾乞罷以資學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明年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十二年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冬卒貶所隆興中追復資學左通議大夫

金人入寇公方調官京師李邦彥問計公曰朝廷宿將名動夷夏者無踰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使入援然後遣使諭河北河東州守各置兵並河要害處或果敢疾驅渡河犯畿甸可詔兩河州縣各部勒軍馬邀截其歸路京師持重固守出奇兵絕其樵採不過兩月使無足馬隻輪之返邦彥未能決明日以告樞密院蔡攸曰陝西豈復有兵有亦安可用公曰某近以經原曠屬罷本路步騎號十餘萬備邊外尚可得十萬不兩月可集京師他何慮哉不能用

建炎初年詔公治延爲鄜延經畧力辭八月麟府丹等州告急遂分遣兵將自撫州而南沿河至馮翊據守要害賊乘水渡河犯晉寧繼侵丹州公遣別將捍賊屢克明年賊至馮翊清水河渡兵破潼關諸處公初聞賊渡河檄諸路約共討賊而迄無應者獨遣劉光烈斷河橋與賊戰於窟泉乘勝破大散關賊犯鄜坊公迺并河東援兵從間道據守要害時急危報至公掃壁赴敵將至靈時賊火康定而去虜有自熙河還者併趨龍坊公復進兵同官檄劉廷亮設伏于神水峽邀其歸路賊知公至



一夕而道

知延安以涇原統制曲端爲都統制公政嚴多誅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虜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公召諸路兵未集端不出兵爲援公退屯龍坊虜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以兵衛公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公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公而併其兵因問公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旣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亮曰奉使有旨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

跋扈也公爲則可自爲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公以故忿端欲殺之

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曲端及公之言可用公時持毋喪居蜀乃併召之公地近先至會浚於平涼適慕洧西叛金人侵軼不已衆議退屯川口以俟變定浚連夜西還公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爲後圖浚不納

浚承制復公龍圖待制知興元時虜已逼河池浚謂公曰不早聽公勢果乃爾興元屏翰西蜀公能爲我保此乎公曰某獨爲相公疎遠客請先所親乃復徧詢張深程唐劉子羽孫渥輩皆屏氣失色公毅然起曰諸公平日



言行錄三
自言以忠許國事危皆逡巡私已忠國家者如是乎公遂受命羽書益急張深劉子羽徑趨小益行府移闈中而興元帥事章初留統制司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公守公募民爲兵教以坐作進退之法廣張聲勢示之閒暇虜懾公威名遂畧階成鳳三州而退相繼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日有精兵二萬

公又籍興元府梁洋諸州邑及三泉強壯每兩丁取一二丁取二與免戶下物方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遍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改京秩張浚言於朝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公知荆南府兼湖北經畧安撫使公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因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入上聽其言公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縷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公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天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

時荆南屢爲盜殘公至鎮江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治城



隍繕府庫解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
流庸四集公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
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
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克得以
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

公爲兵部尚書論制狄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
爲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
無一言及民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
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旣盛
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
若論今之事辯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畧煩文爲簡易
與之反覆圖成敗上歎曰大臣才也遂除公樞密副使
三辭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
餓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
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爲宗廟社
稷主何所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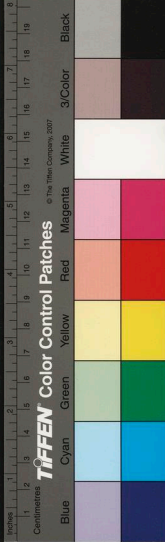
自鄺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紹興戊午公
視師江淮公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
公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
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
來所未有

時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擊其統制吳錫戶侍向子諲謂



言行卷三十一
錫可用公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遂以張俊前部張宗顏將七千駐淮西巨師古將三千屯太平州取韓世忠兩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相爲聲援劉錡軍鎮江爲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劉時曰鄉人能爲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公聞之曰爲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事耳

公初論虜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及見上又六疏有曰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陛下與賊有不共戴天之讐誓必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爲心其將何以爲容其將何以爲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旣爲我有何用和爲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倘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帛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及虜使至公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北狩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能尅復故疆鑿與順動而大將互列而官軍雲屯百度修舉較前之曰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寃逆天違人以事夷



狄乎秦檜方挾虜曰重以為功緹其說公語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公又抗章求去遂以副樞出知潭州尋詔落職典祠

檜怒公異已不附和議諷言者論其居江州強奪民田責授節副道州安置後卒于貶所其子之荀之奇撫棺而哭曰秦檜奏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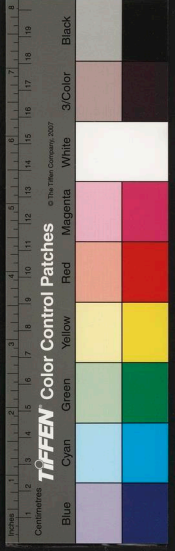
沈與求

忠敏公

字和仲湖州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靖康初為常博建炎末為侍御史紹興二年除中丞遷吏書三年提舉太平觀七年以龍圖直學知鎮江召為吏書兼權

翰學兼侍讀除參政五年無樞密院六年除資政學士知明州未幾提舉洞霄七年除同知密院尋知院六月卒年五十二

公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又言先務之急莫如兵今兵權不在朝廷須有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益脩軍政助成甲與公居侍御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貫之公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之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慶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救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為詔令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



開寶故事使參政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薄詔三齊以次施行公言徽嚴水泉暴湧漕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爲福耳

逆豫於京東造船則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公言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儻於此爲備益拘水手養之以待用則虜亦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

上飭近侍出金盤釶羶賜光世三帥酒一行并以所飲食器賜之陛辭而退公曰將軍國之爪牙推轂受帥則聞之矣天子御坐賜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待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寵榮如此必思所以圖報

公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公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

汪澈 莊敏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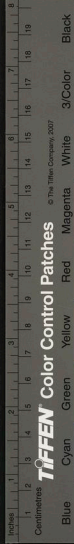
字明遠饒州浮梁人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新喻簿
改吉州教憂吉改沅衡二州教二十六年乃俟高相
薦爲正字遷校書郎二十九年擢監察御史尋進侍
御三十年知密院八月遷侍御明年除中丞荆襄宣
諭三十二年入對拜參政六月視師荆襄隆興初入
奏乞利除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罷居台州明年冬
復端明學士知建康乾道初召知密院升樞使二年
引疾以觀文學士再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
內安撫使改知寧國四年改福州帥本路七年告老
八月薨年六十三

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

求譽于我公因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
要當求於無事之時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
舉智謀可克將帥勇鷲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如有
所知亦許論薦

公爲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
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高爵厚
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
藝而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闕
心而樂爲用文武官平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
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

公上言昔慶曆之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以天變如



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
異竄蓋在大臣

紹興辛巳正月夜風雷雨雪交作公言春秋魯隱公時大
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
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竊萌戚屬無
乖刺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
常謹於備邊也

公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
戎厚遺金緡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
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虜斷置帥江上而專
付閩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而
守其要害嚴備海道而遏其牽制然後以不共戴天之
讐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
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

公爲中丞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
廬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
山水塞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
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用又言軍旅將起宜條其不
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

公爲湖北北京西宣諭使自鄂渚至襄陽撫諸軍御前都統
制田師中握兵久且耄公恐緩急不可伏奏罷之議者
又欲置襄陽而并力守荆南公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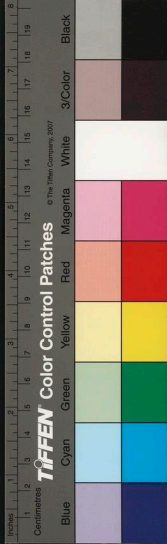
戶不可棄也

壽皇登極命公督師荆襄公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別選
偏將分據要害又請賜皇甫侗軍號官爵初蜀師頌德
順軍爲虜所圍公欲以兵助侗牽制之會上命中使齎
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
虜方併力拒西師宜分遣趙樽王宣潛師襲洛仍令兩
淮犄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
上以議和喻旨未宜遠畧公念襄漢宿兵饋糧艱阻昔
之沃壤彌瑤荆榛乃與漕臣議因古長渠築堰通流募
閭民汰冗卒十人爲甲五甲爲隊三隊爲屯授地給牛
各有等差付之種谷授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

餘谷官以緡錢市之畫爲三十八屯規模詳密人方勸
趨而西師退保虜勢遂張蓋隆興初年也

周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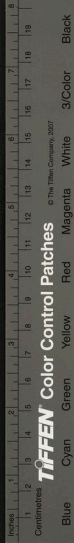
字茂振祖居成都後爲海陵人策進士尉常州武進
中宏博第一宣州教不赴授學錄兼祕省校勘勅令
所刪定改正字彙權中舍責徽州倅高宗更化除著
佐郎兼禮部員外郎進大著起居舍人復攝西掖眞
拜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直學士院上徽宗實
錄兼同修國史拜兵侍南郊克執綬徒給事中除翰
學兼侍讀使金還兼吏書累官佐朝奉大夫紹興三



十年同知樞密再命使金力辭責秘監分司南京居
瑞州孝宗登極極沛恩復故官沮之者特許自便隆興
二年薨年四十七

南渡三十五載虜亮渝盟天子茹威未討議遣使賀遷謂
是役也將覘國厭難視常時萬不侔矣公曩嘗修好爲
所敬禮卽出節命之受詔治任行有日會天申節慶使
至特媵書指各將相大僚且索兩淮襄漢地中外噫鳴
人自爲忿翌日公入奏言猾虜意可十宜練甲申儆靜
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
之公對曰講信之始公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
示使者厥請將自塞如公計其人果無語

上旣奮然濯征獨玉帛之舉朝論未一公語所親曰死國
臣子常分况吾素志耶借殺身而有益國家其并如飴
顧今不可耳遂上疏極爭之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戎今日之渝乎是已
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群策唯是遣
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益有不可者七若彼有速
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在陛下審
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儻使搖尾乞憐
復下穹廬之拜臣竊耻之疏入上大怒陳康伯見公以
國事勉之公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某聞命卽行公
卒辭之詔撰張俊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



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覽再四但有歎嘉士林傳
翫以爲寵公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
神仙中人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上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下

別集

張浚 魏國忠獻公

字德遠唐張九臯之後六世祖徙居綿竹中政和八
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幹
調恭州錄何巢薦召爲審察除太常簿光堯卽位除
密院編修改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建炎
三年以母在遠乞外補除集撰知興元除禮侍召對
又除御營參軍同節制平江常秀江陰軍馬除知密
院詔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加通奉大夫二年加檢校
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四年二月本官提舉洞霄福州



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覽再四但有歎嗟士林傳
翫以爲寵公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
神仙中人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上

別集

宋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下

別集

張浚 魏國忠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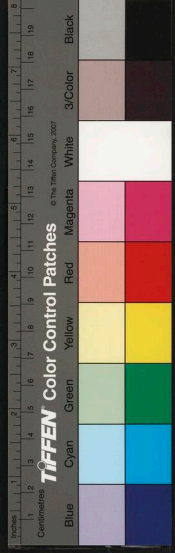
字德遠唐張九臯之後六世祖徙居綿竹中政和八
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幹
調恭州錄何巢薦召爲審察除太常簿光堯卽位除
密院編修改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建炎
三年以母在遠乞外補除集撰知興元除禮侍召對
又除御營參軍同節制平江常秀江陰軍馬除知密
院詔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加通奉大夫二年加檢校
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四年二月本官提舉洞霄福州



居住尋以資學提舉萬壽蕪侍讀召知密院江上視
師尋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董事
兼密院都督諸路軍馬紹興初除金紫光祿大夫七
年加特進辭九月得請授觀文大學士提舉興國言
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九年
二月大赦復宣奉提舉洞霄復資政大學士知福州
兼帥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政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免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秦檜怒論罷以
特進提舉興國連州居住二十年九月移永州二十
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已在苦塊矣三十一
年令湖南路在便居住十月復觀文大學士判潭州

改建康兼留守四月被旨兼措置兩淮尋兼節制建
康鎮江江池江陰軍屯駐軍馬孝宗卽位召除少傅
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隆興初除樞使開都督府
三月召降授特進宣撫江淮八月復都督號十二月
拜右僕射兼樞使仍都督二年四月除少師保信軍
節度使判福州除醴泉觀使二十六日薨贈太保加
贈太師

公甫寇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幹辦公
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
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



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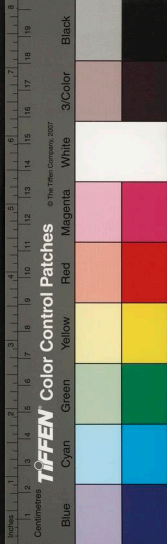
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

言

浚乞於松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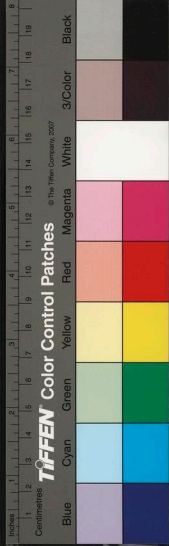
浚爲平江府秀州控扼副使時苗劉放書至平江浚卽走介入杭問賊狀至江寧願浩寓書於浚約共起兵鄭毅亦遣所親謝嚮徽服至平江見浚令嚴備而緩進浚慮苗傳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張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王馬上

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寇密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幘有舊遣之見二寇爲陳逆順先是二寇以書詆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能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天祐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可考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寇得書言浚見詆以逆賊內不能堪朱勝非恐生他變乃奏與浚彬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后遣小黃門密至睿宮白上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啜羹不覺羨覆於手願浩自江寧



至浚乘小舟迓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命浚恐將土觀
望卽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已發之日是
夜共宿城外願浩呼其屬李承造草檄文浚爲潤澤之
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浚又遣陳思恭等治舟師
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勤王之師五萬祭
平江至秀州夜有刺客至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欲
何爲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况侍郎忠節安
忍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後有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
名曰言之是徽州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翼日
取郡獄灰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二克聞勤
王師來甚恐輜知可動乃白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

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王上
受淵聖詔爲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
聽政大元帥總兵征伐於外此最得策遂拉二克同議
都堂初浚戒輜乞以鉄券賜二克用釋其疑輜遂奏太
后許之議遂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
以爲復辟丁未駕還行宮衆情大悅尋除苗劉爲淮西
制置使副時浚兵次臨平苗翊以重兵禦之戰敗走傳
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是夕遂開湯金門出遁浚等引
勤王兵入都城人登觀以手加額浚既見上召至禁中
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
自庭下過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



政當

以浚知樞密院事時浚年二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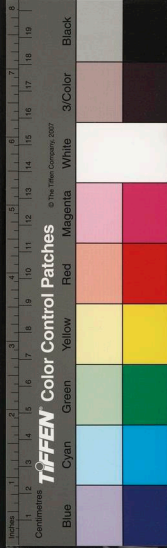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乃以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川陝京西湖南北爲所部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初虜寇京東命范瓊會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公奏瓊大逆不道上以其

事付公公退與劉子羽謀夜鎖吏於公府中作文字皆備僞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俊瓊劉光世起都堂計事後將衆甲以來瓊從兵滿階意象自若食已子羽坐廳下遽取勅黃紙於前麾下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公數瓊罪瓊愕然遂以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以八字軍付王彥餘兵分隸御營衆軍頃刻而定賜瓊死

浚發行在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爲軍費時劉錫趙哲皆在浚軍浚辟劉子羽傳雩馬康國王彥何佺甄援與俱康國將行往別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重自邊事外悉當奏稟益大臣



在外忌權太重也

浚至襄陽留二十餘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備儲峙以待上西幸時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來降者九數萬人浚謂襄陽乃衿喉之地因薦千秋爲京西制置假以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

浚至漢中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浚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浚知開有心計開言蜀民已困惟權利尚有贏餘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尋變鹽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來者無所施其巧

浚至秦川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卽出行關陝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上諭大臣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重賜以荅其意

撤离曷及黑峯等寇邠州浚遣統制曲端拒之兩戰皆捷



至白店原撤商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虜人因目曰啼
哭郎君虜引去

浚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
渚臣當紂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上不許

浚聞虜大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至襄漢知虜退
乃還先是宰執登舟奏上上曰張浚措置陝西極有
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
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則奏罷興
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韃靼及兀朮皆
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兀朮躡淮上必再犯東南

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多以爲不可浚皆不聽
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
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
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議遂塞浚乃決策
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復永興軍虜大懼遂調兀朮自京
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宴室等合而浚亦劄諸路兵合四
十萬約日會於耀州以與虜戰

浚既定議出師幙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
以虜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
浚乃檄召諸路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
以劉錫爲統帥諸軍行至富平縣將戰詐立曲端旗以



懼虜虜酋婁室曰彼給我也

浚時已罷端兵柄安置萬州

癸亥婁室

擁兵驟至輿柴囊士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劉錡身率將士殺虜頗衆勝負未分而虜鉄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望見塵起驚遁諸將軍亦退虜遂乘勢而前

富平戰敗諸軍還浚至邠州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誤國有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搨擊其口斬于埃下軍士爲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嚴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

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相曰張浚放罪詔須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見其過卽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者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命放罪

浚聞虜入德順軍遂移司興州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灰



問傷錄善咎已人情粗安

虜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令劉子羽於關外
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潛號善理
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

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
徒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
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初浚以曲端在陝西屢嘗挫虜欲仗其威聲乃辟充本司
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如雷先是朝廷以端欲殺王
庶疑其有反心遂以御營使司提舉官召之端疑不行
議者喧言端反浚入辭獨以百口保之及端有白店魚

之敗庶乘此譖之吳玠亦以彭衙之敗憾乃書

曲端

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
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卽言端
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
來江上泛魚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
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
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效矣呼天者數聲端
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
乃赴遠旣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端
乾渴而死于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
益非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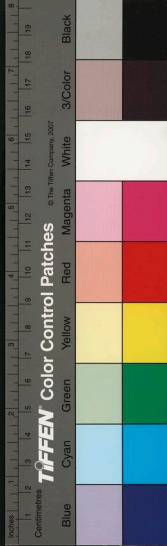
西事記曰浚之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慎有志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將亦莫敢桀驁端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廢之又曰使端不歿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摧足則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初兀朮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相繼移塞欲窺蜀公令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兀朮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犯玠遣吳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虜稍却則以奇兵分擊斷其糧道又劫破賊

寨與虜戰凡二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字董及酋領三百甲軍八百殺賊衆橫屍滿野是役也兀朮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損者踰半皆呻吟扶携以歸兀朮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僞守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

西事記曰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能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人疑不實蓋陝西之敗皆浚爲之然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先是宰執奏浚今居閬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



與歎仰聖明知 人善料敵如此既而浚以功除定國
軍節度職仍舊

公上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
謂宰相曰兩日則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
難以責成

公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
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
東南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乃以王似爲川陝等
路宣撫處置副使詔與浚相見同治事浚尋上疏言鎮
重寬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所裁机事
不爲身謀似恐未可仗且外而劉子羽吳玠之徒與虜

爲讐內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皆嘗立破虜之功各望
照知寔加任使今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
何臣慮子羽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庸常終至敗事臣
等日夜治兵亦欲奉迎大駕以復中原而或者相爲朋
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
詔知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令赴行在尋詔浚有大功
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

先是監廣州鹽稅吳伸上疏大畧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
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
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切見里巷游談
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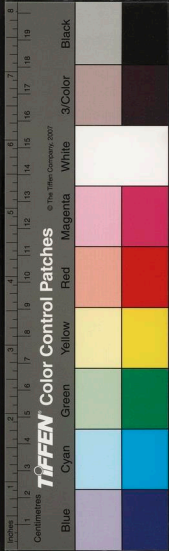


其過惡使浚不至則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將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御史常同辛炳俱有論列疏入不報浚既入見遂赴密院治事

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已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臺臣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踴扈不臣之罪大於是

詔浚福州居住卽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而已

浚雖得罪猶上疏論虜僞暫和其心必未已大略謂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且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竒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闢師古外如吳玠楊政可統大兵团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等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能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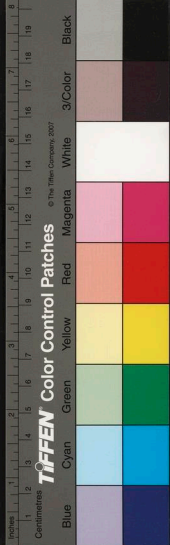
初浚知虜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朝廷已議講解乃極言其狀及劉麟引虜兵入寇上思浚則言之驗而趙鼎亦乞召浚既入見遂命樞密院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虜兵之在淮東者從之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于治朕于二三大臣當分委以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令韓琦范仲淹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爲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若不專責事無由集國用亦須委一大臣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之則必然有效若今日行明日罷徒紛紛無益耳松年時僉書樞密院事

詔浚視師江上浚疾臨歸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魏良臣等自虜軍回浚遇之間以虜事及大酋之語良臣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兩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等再使浚密奏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湏令再往

浚在鎮江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世忠移書與之爲言張樞密已在此矣初虜謀報浚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兀朮見浚書押色動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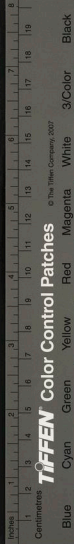


強言約日當戰浚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霄道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

浚奏捍賊次第且言相持已久恐其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尅敵者無不爲也上曰浚措置如此虜必不能遽爲衝突參政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虜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媿王導

以趙鼎張浚爲左右僕射浚仍兼都督諸路軍馬初浚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秋季上奏曰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

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俵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卽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召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於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係天下人心不可以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出見鼎都堂相與仰嘆聖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原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莫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浚復奏事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夤奉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小人在位則向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彼其專於自營進身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至鎮江視師召韓世忠親論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奉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

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仍關送尚書指揮行府關三省指揮始此

浚謂湖寇楊么據洞庭實爲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上許焉初席益得么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浚至醴陵召么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令早降皆惟呼而往會岳飛兵至復令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至是降賊將楊欽乘勝急攻水寨么窮蹙赴水歛湖寇悉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屯荊襄以窺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入見上勞勉之
賜賚甚厚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
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
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嚮亦同曾何朋黨之有
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
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
人主於此何所抉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
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
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
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
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

其心則朋黨之論自不攻而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
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
正其晝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晝爲陰否
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君子
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爲陰則
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
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爲泰
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
命條例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
嘉歎置之座隅



中興之業可成矣

浚以虜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臣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卽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渾間則楚不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

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公兼領屯田以

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亡公與趙鼎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時以雪寒命賑濟上謂公曰朕居煖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宜早措置賑濟公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曰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澄心靜氣保養天和庶幾利害紛至而不疑



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公以示至意公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屬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僞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賜公手書曰世忠旣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

初公在淮北謀渡淮上向惟倚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

欲攜張俊之將趙密爲助以行府檄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公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鼎曰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上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爲得體

公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公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

上謂宰執曰近日金星犯畢占法邊有敗兵當諭與張浚令諸帥戒守邊者天既有象須修人事以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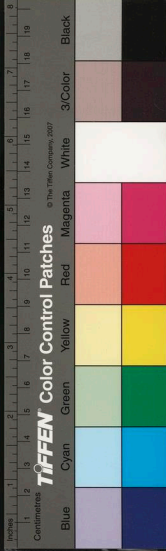
公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王居



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傷不敢自逸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時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進屯泗州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公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然朝論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會牒報豫有南窺之意公復往江上視師

劉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求兵爲援金主聽豫自行至是分道入寇先是劉麟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爲羣人皆疑之以爲虜僞合兵而至公奏虜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

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張俊駐軍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趙鼎折彥質皆移書抵公欲飛兵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公大畧畧欲退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世忠統兵過淮遇虜騎與訛里也孛董等力戰旣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公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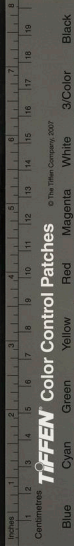


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公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公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公奉此詔異議乃息時劉光世舍廬州而退公怪之卽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遣王德領兵至前羊市遇劉麟游兵敗之而賊衆數十萬以次於濠壽之間張俊摺之楊沂中爲倭統制公卽遣沂中至濠州與後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或有差跌浚不姑私又遣張宗顏等自泗州來爲其

後繼覘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沂中悉衆以出縱大軍乘之大破賊衆橫屍滿野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書賜公曰賊雛犯順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動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公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

浚還平江隨班入見方請幸建康且言天下者陛下之下陛下自不致力以爲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哉彼知以此爲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也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旣麟敗後意沮氣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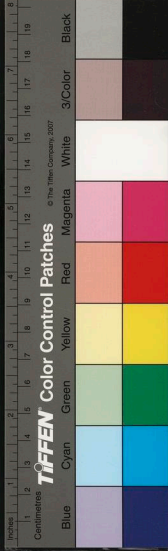
其黨皆攜貳虜中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
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公乃出行淮上撫諸軍且築
廬州城五月還

初以道君皇帝遠在沙漠公奏遣問安使何蘄往金國通
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公遂奏
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鈍在
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
其禍也

公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
遂條具郡守監司省卽館閣之人迭補之法以郡守監
司有治狀者除卽官卽曹資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
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又以太陽氛氣四合奏復
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公
獨以身任之人情賴公以安每見必深言讐耻之大反
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圖治事無
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詔往往命公章之四方災異必
以聞祥瑞皆抑不奏

上謂宰執曰昨日張浚呈馬因爲區別良否皆不差浚曰
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良否上曰然浚曰物猶易知
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

上曰邊事未靖軍需取於諸路者尚多斯民重困他日兵
寢當一切蠲之雖常賦亦與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實



臨之浚曰聖意如此天必助順

宰執奏事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
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
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
卒由井陘以破趙是險不足恃也浚等歎服

初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同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爲急務從
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
學以爲修身致治之本薦尹焞置之講筵有旨促召赴
闕會旱災及鄺瓊之變公力求去而周祕等交章論之
遂罷職奉祠秘等復論公跋扈不臣等罪大乞遠竄上
批浚散官安置領表鼎營救之甚力且以公母老爲請

上意稍解遂命分司居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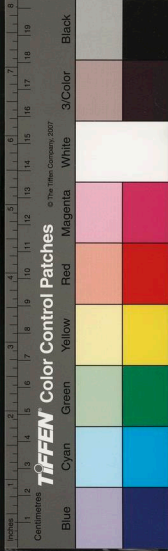
初朝廷命趙鼎出使如公故事將行鼎言陛下建炎中遣
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
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
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
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
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歛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
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
立功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
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
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



時以金國使來講和大赦浚在永州上言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交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自堯舜以來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袍難遂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前後凡五上疏爭之

公知福州之明年奏言臣切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震微異時曩端卒祭何以支持幸今虜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奇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又明年春獻緡錢六十萬助軍費詔獎之

浚在宮觀因天申節繳奏無逸篇疏畧曰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高宗周文王非徒自享安榮而有國長久自祖甲之後六王生則逸是以罔或克壽仰惟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彊宜過商宗周王遠甚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



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
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雅公
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
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
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
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偽豫備
倉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
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檜見
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

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鑄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公去
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大夫無賢
不肖皆傾心徃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嘆息下至兒童
婦女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虜必問公公安在
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檜恐公復用
也尤忌公甚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公至目爲
國賊必欲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君錫爲湖南提舉
以圖公又令張常先爲江西運判箋注張宗元與公壽
詩亦與獄株連及公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
公等謀大逆獄上而檜病不能書矣

檜既歿上始親庶政公復官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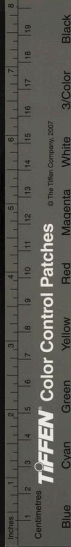
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乃復奏大畧謂向者講和
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
用事之臣聽命于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歿之日天下
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其聚於富貴聚斂珍貨皆爲身謀
而不爲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
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啟
輕侮之心而政墮其計中也方俟高湯思退見之大怒
以爲虜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
爲狂湯鵬舉等交章論公名係罪藉唱爲異議以動國
是乞行竄逐謫居永州

陳俊卿問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閩外臣素

不識浚聞其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
敵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且與一近郡以俟
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許浚自便俊卿又屢
言浚可用尋命浚判建康府

逆亮之斃其餘黨尚據雞籠山而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
沙上勞軍以建康激黨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
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

上至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
上首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入
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也上嘉納之
上欲付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命楊存中爲江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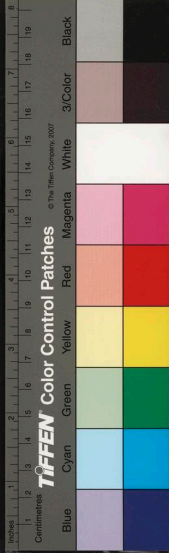
路宜撫使虞允文副之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爾乃寢存中宣撫之命俾專措置至是召存中還而以命浚上旣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者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

浚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

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

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今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

金人圍海州詔鎮江都統張子益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爲書勉子益以功名子益卽馳赴之遇敵于石湫隘子益率精銳先入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浚以去歲淮上功賞之濫乃命統制官以下公共保明有冒濫者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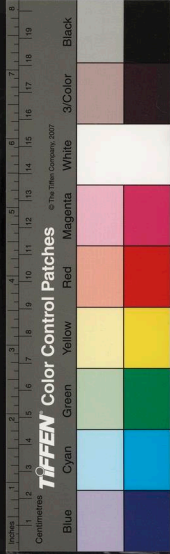
之

孝宗卽位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
一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宜輔
朕初政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遂竊道至卽引見上改
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公言
人主以務學爲先人王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
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
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殊
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每
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
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且謂新政以

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
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于上於是除公
江淮宣撫使復往江上

史浩議欲城瓜洲下公議公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
虜以削弱之形急軍民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旣
參政公所規畫浩必沮之

公謂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堦進舟山東以遙
爲吳璘之援上召陳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
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撻奪制除公樞密使開都督
府時虜將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
蕭琦屯靈璧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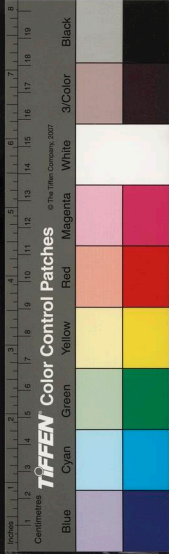


公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餐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

時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以趨虹縣公自往臨之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曷亮在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左右顯忠圍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陰薄察徒穆大周仁乘勝盡克宿州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虜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邵與李不相能遂引而歸虜和解除去公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虜且至公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待罪

上謂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

詔議講和公累疏爭之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陰圖其富貴者矣不可不察已而名公赴行在公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而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夫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爲陛下出力用命哉又曰竊謂徽宗欽宗不幸不返此亘古非常



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痛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膏血以奉讐人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共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褻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實欲行其

宿志貪其富貴豈復以國事爲心哉

先是朝廷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命使副公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爲虜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脇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及至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泗州不可割之意虜械昉等上聞之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以湯思退與公爲左右僕射公仍都督上書聖王得賢臣頌以賜之初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爲陷公計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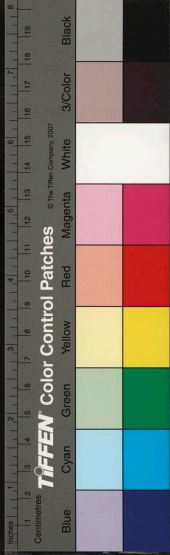
詔公行視江淮自公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
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
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
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
水爲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
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脇和亦有刻日決戰之語將
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公
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公來亦檄宿
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
東豪傑悉領節度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

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乃罷督府而以錢端禮王之望代

之湯思退令之望盛照守備以爲不可恃又令穡論罷
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
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
章乞致任者八上許之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
師判福州

浚行次余于以家事付杖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盡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
矣疾革呼杖等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
乞致仕而薨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



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太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偶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

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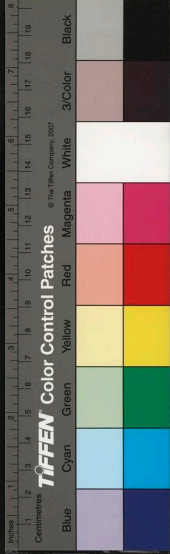
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唯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西山真德秀跋曰衛

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其加焉王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之

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嘗作詩曰羣克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



無左社斯文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

以后並文公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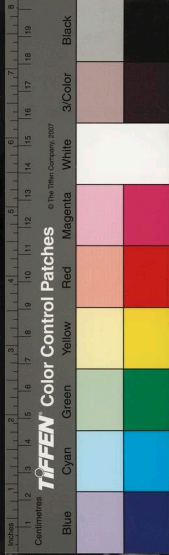
文公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

又曰公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生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人方畏避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歿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偪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己責必欲

正人心雪讐耻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王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彜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

論誅范瓊曰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傳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龜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覺自此始也

杜甫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意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難得勉齋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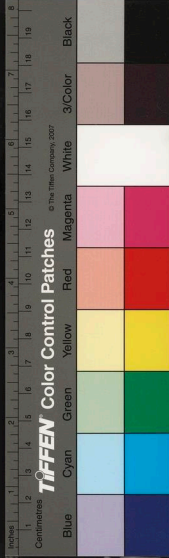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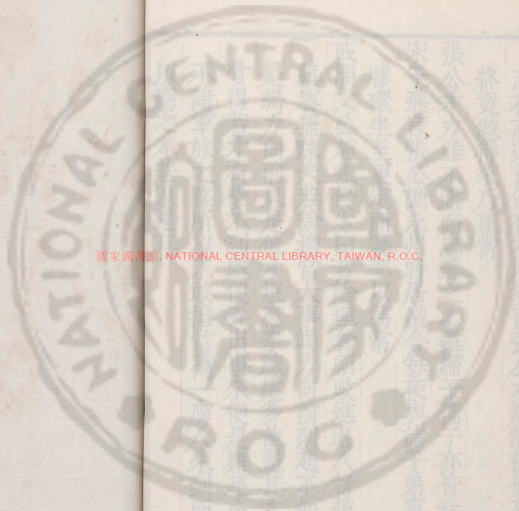
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公才短然被他有志後
終竟做得來乃正當

張公才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子孺子亦皆知之
宋子飛言張公謫永州時居僧舍每夜與諸子弟賓客盤
膝環坐至更定而寢率以爲常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
鎮密無踈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
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他盡其才方照
得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
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
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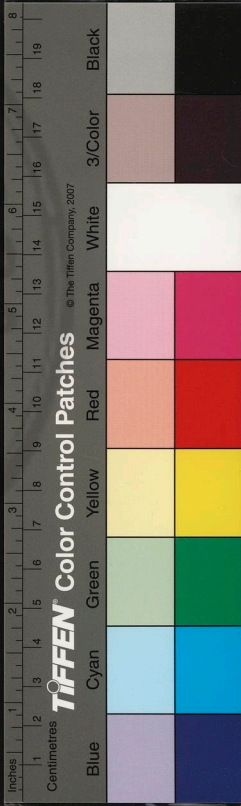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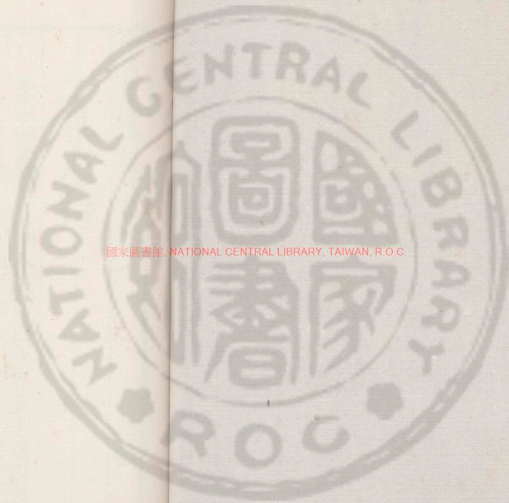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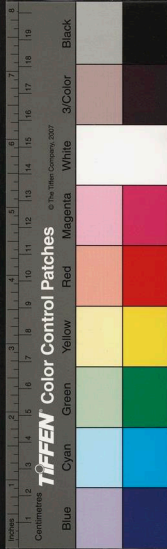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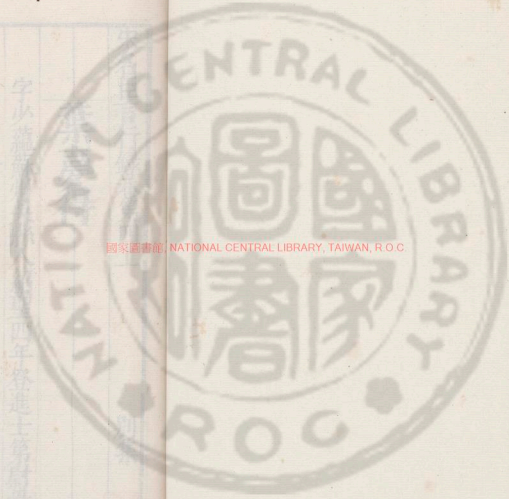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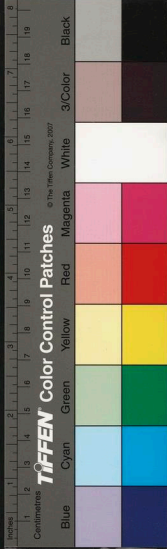


字少蕭
 宣元年除萊州二年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四年
 遷祠部員外郎五年從起居郎大觀初為中書舍人
 兼資政院修撰惠且學士院二年為節堂二年以罷
 圖閣學和汝州尋免歷萊州省政和五年除監制和
 蔡州六年復閣應重和初知慈恩宣和二年提舉鴻
 慶七年召為史官再提舉鴻慶初知慈恩宣和二年
 二年召為節堂五年未召書元

3395918 41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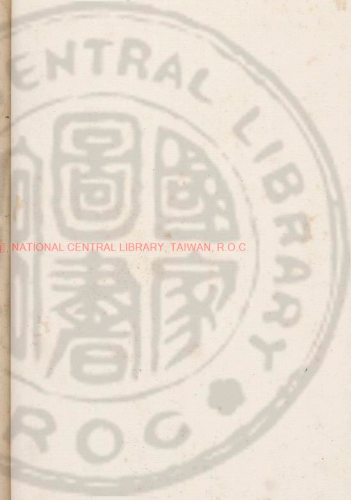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四上

葉夢得

別集

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尉丹徒崇寧三年除婺州教三年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四年遷祠部員外卽五年徙起居卽大觀初爲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年爲翰學三年以龍圖閣學知汝州尋免提舉洞霄政和五年除顯制知蔡州六年復閣職重和初知穎昌宣和二年提舉鴻慶七年召爲吏書再提舉鴻慶靖康初知穎昌建炎二年召爲翰學拜戶書三年遷尚書左丞資政學士



提舉中大乙兼侍讀紹興初爲江東帥三年祠十年
召除建康留守十二年知福州十四年授崇信軍節
度使十八年卒于湖州

爲編修纔六日蔡京亟薦之召對論自古帝王爲治必先
自治其心今國執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
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蔽色則所謂
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
乎上異之京謂曰公言得無意乎公曰此其所學也

論朋黨之弊曰朋黨之勝本於重內輕外且今之自外召
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佞別以智
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

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夫以內爲榮進之途則苟可
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
於外者人誰不避祖宗時宰相罷班或補外未幾皆復
召用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
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爲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
亦何必捨彼而趨此

蔡京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公召對論周官太
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
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立者出于陛下
乎出於大臣乎及罷之又復之亦出于陛下乎出于大
臣乎今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



以爲不可作則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
出於已者乎願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則天下
治矣

京初欲以童貫爲陝西宣撫取青唐公聞見京問之曰貫
以八寶恩除節使已非祖宗法今又以執政之任付之
青唐朝廷所必欲得也使成功則何以處之乎京有媿
色旣得青唐公又見京問何以賞貫京沈思未有以答
公曰節度使上惟有開府儀同三司不識朝廷遂與之
否京曰恐未至是公曰甚幸外人以爲必進此官矣某
憂不能窺前爲節使其不當制無可言今若進使相萬
一某當制決不敢命辭然亦不敢逃謫勢必過嶺倘相

公念之得一善地足矣公笑曰公慮事每過好相矣此
人亦何可犯衆窺公者多何不自畏禍公曰幸不至此
則已設或有之今日言與他日言其受禍一也何遲速
之間

公在朝廷數正京過差京初察其無他間多開納有不然
者特以爲介僻不通人情或曰畏懦易動以浮言耳未
以爲過也自石公弼附張唐國鄭居中等始頗追咎薦
非其人然公所薦士固不一非欲爲之黨者京再召公
見之問還朝當何先人材孰可用公曰公所以見議於
天下者權太盛意太果以喜怒爲賢否以恩怨爲廢置
耳方公居位時士以諛說日獻不暇何敢轍逆耳幸今



言行別四十一
出外踰年公所聞必亦多矣惟虛心平氣求抵于是而
已然今有大患自童貫用事天下之權半分於官者今
則梁師成楊戩等數十輩踵貫而起宰相用捨多出此
曹公不能先痛裁制使國柄復歸朝廷雖公之喜怒哀
怨且不得騁况求其是乎宰相公嘗爲之得失亦何計
京改容曰極是積漸至此京不得爲無罪因論俞稟頗
力學有志於遠大似與目前稍異京曰某亦知之既相
即用稟爲中丞而稟首陳六弊無所願望又發劉炳爲
舉子時爲富人竇與代筆取貸事炳方自拱州道見京
教京盡除居中籌黨法度不問是非一切皆復得召爲
戶書京方得倚爲腹心於是積前事大憾公謂齋歎曰
前爲其屬石公弼今爲其薦俞稟兩敗吾事遂有相惡
意而劉炳等從而媒孽曰憂得益欲自爲門戶素何嘗
以公爲是炳與其弟煥齋歎翟汝文蔡靖毛友十數人
皆居中所述者相繼召用獨公不召

爲戶書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巡幸上曰自楊至
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尚未晚公曰鄆河僅通一舟恐
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
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
保不報

公言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
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



詔以論中外則人心安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
京西則穎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
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
輿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母以宇文虛
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隳
虜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

宰執從臣議幸杭州未決呂頤浩及公以首叩地願且留
此爲江北鼓援不然虜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爲
是

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兵無所給乃詔發
運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

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
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靖康罷之至
是公言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等錢皆求
於民之所欲而弗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
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
公爲留守團結松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
其子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虜果使吾叛將鄺瓊以輕
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
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族與諸道之師皆至公被命兼總
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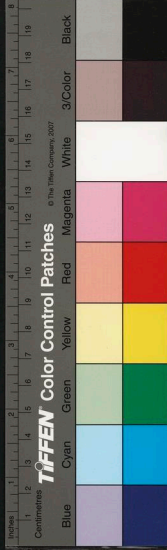
言行別四上
五
賈未幾以觀文殿學士寵之

公帥福建宰執奏公措置再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補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程瑀

字伯寓祖守新安賜宅歙縣後徙居浮梁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公生乃以嗣其姑初爲臧氏由上舍擢第一政和六年釋褐授太博提舉京兆學事未行除校書郎四年丁臧氏憂召除兵部員外郎七年充送伴高麗使秋引法歸本宗借給事中奉

使河東偃戶侍河東幹當使還除左正言乞外不許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添監漳州稅務高宗卽位除司封員外卽遷光祿少卿第進士改司業焉外祠主管明道官紹興初召赴行在入對大臣議論不合力丐外直祕閣江東提刑明年除常少入覲拜給事中兼侍講三論權邦彥不報丐罷除兵侍不拜除龍制知信州臺官疏留復給事久之復申前請御批與郡知信州給舍疏留復留疏論席益數日爲言者論罷提舉明道四年除徽制知撫州以親老丐祠提舉興國六年連丁兩憂吉除守嚴州未行改宣州奉祠十二年召拜兵侍兼侍讀劾善尋加兵書與端揆不合



乞祠除龍學知信州上饒大水奏入時宰惡之遂稱
疾請祠提舉太平觀十九年進封廣平郡開國侯明
年陸陞之許李光野史棘寺謂不合與通書問降授
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薨享年六十六

金人陷燕山又陷太原嫂書至朝廷遣使議和衆首鼠莫
敢往公獨抗疏奮然請行遂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
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
欽宗登極虜聞相顧失色始有講和意及虜將至河上
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綱持
堅守之說衆心稍定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李稅鄭之
望徃既議金饋數且許割三鎮地有日公與秦檜往河

中乃入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則自有
主議之人不報卽見吳敏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夜
至虜營無所係屬樞密路允迪以坐羶假公席地而卧
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幙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糒皆盡
僅分甌粥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至城下諸師已
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城守甚嚴虜使王汭來至城下
遙語復不能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
也本朝諸公聞公南歸舉笏相慶

歸對于崇政殿欽宗曰國事艱難極知卿奮不顧身慰勞
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金人所恃
者馬今當修武備爲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



上曰卿料虜今冬來否公曰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爲張
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爲戰守之計

紹興初入對疏言金人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維
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虜直不可敵哉願
吾不敢與之敵耳因畫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
求將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
又言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戎未息爲憂然積弊
之極支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
用蠹於浮靡以縱姦爲長厚以廢事爲簡靖毀譽失真
偏私害正苟詔大臣一新庶政或可興衰撥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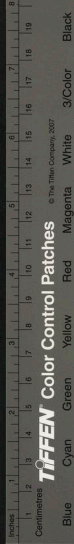
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攷治

忽之跡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漢光武親臨戰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疊卽
單騎往按視撫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人入寇皆
望風逃避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

居瑣闥以章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僉書樞
密公論其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丐罷
復除給事中

言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至仁遠慮
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南渡以來內藏不
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錢易數萬充之至是復令兌借
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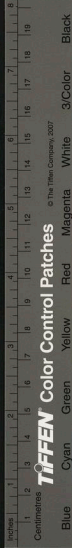
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

上方厲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
究指歸且曰胡安國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
高兼達治體朱震亦深此學上乃召問繼又訪人材於
公同薦徐俯曾開程俱范冲皆一時名流

十二年和議成公入見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甘心
屈已力主和議卒使強悍草心迄從聖欲更願陛下不
以今日爲愈於昔時謂可以少休猶加聖心復言今日
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讐未雪豈得遽爲休兵偃
武計哉願陛下厲志而已

景靈公朝獻後公因言土木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
賤隨之如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不可已臣願此外
一切禁止

公酷嗜論語研精覃思隨所見疏二冊練塘洪先與祖蚤
以是書從難疑辯惑者二十年得公所說卽爲序冠其
編首有曰養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發於孔子
之一貫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不
能到公亡其書益行尚書卽魏安行將漕京西鋸板流
傳或以示檜檜怒曰伯寓著書相謗後世信其言爲是
而議檜爲何人洪魏何至作叙鋸板耶乃諭言者論洪
魏禠官南臺符下京西搜書焚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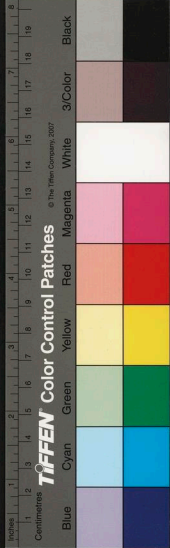
王大寶

字元龜其先居溫陵徙潮以舍選試禮部建炎戊申
登龍飛榜第二名授南雄教移病滿百日罷紹興初
除樞密院計議五年諸王宮教皆未上罷八年監登
聞院主管崇道再祠間居復八年除連州守尋知袁
州除司業兼崇政說書召直敷文知溫州三十年福
建憲旨與祠家居累歲廣東憲除禮侍踰旬試右諫
議大夫月餘兼侍講試兵侍力請外以敷直提舉興
國軌道改元召落致仕試禮書不兩月罷予祠言者
欲鑄職上不許六年四月薨享年七十七

趙丞相自溫陵守謫潮公從之游日講論語趙公喜謂公
曰元龜昔監鼓院而乞祠得無望乎公謝不敢趙曰人
有讒公者故有是命觀公文章學識直諒勁正廷臣無
出右者抑何誣也且吾此來平時薦引之人蔑有至者
公獨肯來不賢而能如是哉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
讒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久之

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卽命其子栻從公學紹興戊午
黨議浸起張趙客貶斥無虛日人爲累息公獨泰然州
帑素窘魏公俸不時得公以經制錢給之魏驚曰如累
公何公曰得喪命也魏歎息

知袁州宗丞沈清臣以詆和議忤時相貶沅道過袁公曰



尋埋舊著周易證義六卷表進于朝上謂宰相王其所進
書深得經旨

孝宗居潛公於講筵奏云陛下富於春秋儲貳之事大未
容輕議切見天族近屬毓德郡藩有年矣欲望斷自淵
衷擇可立者寵以王爵係中外之望進讀畢聖語溫粹
公喜曰上受直言古所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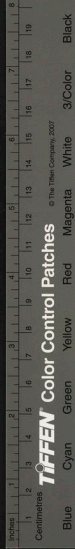
孝宗卽位明年公奏漢高祖開基孝文躬節儉天下一歸
於淳厚唐高祖勅業太宗行仁義天下一歸於富庶望
詔大臣尚敦朴損虛費則淳厚富庶之俗復見於今

又言艱難以來曰征曰和浮議不根陛下卽位曰方翹首
以望恢復而國是未定願斷以國是則中外協力成功
矣

言卽政之初當念祖宗積累之基痛河朔陷溺之民革姦
蠹之宿弊篤緝熙光明之聖學戒飭內外務崇節儉嚴
戢盜賊以固根本尋除侍講遂上曰太上謂卿遂於易
學故有是除

魏公都督公力讚其議所奏強本足用之說十益六七已
而師潰而歸羣議洵洵公持之益堅卽進曰近日宿州
退保衆議紛紜危疑之情虛實未辨若非果斷持重何
以息羣情止橫議

在官悉心力知無不爲自入仕四十二年居官僅七稔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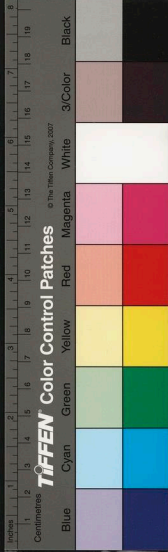
居權要素所知者一不通問疾革忽謂曰大恩未報中原雖戴家未忘玩歲愒日正恐恢復之期非日月可冀言訖而腹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四下

別集

趙鼎 豐國忠簡公

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為樞密計議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丞四年權僉書樞密院罷提舉洞霄紹興二年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三年改江西安撫知洪州四年除參政數月遷知院川陝安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留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院五年守左僕射六年罷為觀文殿學士浙東帥知紹興七年復左僕射八年加特進罷為浙東帥知紹興又罷為醴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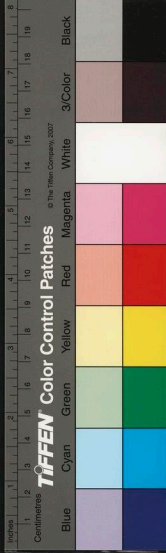
居權要素所知者一不通問疾革忽謂曰大恩未報中原雖戴家未忘玩歲愒日正恐恢復之期非日月可冀言訖而腹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四下

別集

趙鼎 豐國忠簡公

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為樞密計議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丞四年權僉書樞密院罷提舉洞霄紹興二年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三年改江西安撫知洪州四年除參政數月遷知院川陝安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留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院五年守左僕射六年罷為觀文殿學士浙東帥知紹興七年復左僕射八年加特進罷為浙東帥知紹興又罷為醴泉



爲洞霄知泉州十年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興化軍
居住又責清遠軍節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移吉陽
軍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時使虜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公請遣使督王瓌進軍宣
州周望分兵出廣德合邀虜歸路及詔劉光世駐軍蘄
黃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爲聲援并爲邀擊之計或會
充於楚泗使賊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漸退軍如尚
占臨安建康則乘暑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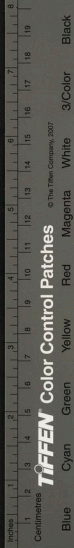
除侍御范宗尹言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卽置一簿攷其
所言多寡誓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矣言陛下初卽
位卽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而去歲復置振刷諸

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人心駭愕物論紛紜願罷之復
舊平糶之法

公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
視京洛在三國所必爭真帝王之宅也宜以公安爲行
闕而屯重軍於襄陽前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
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願浩在位顛忒鼎鼐其屬論之願浩聞之移鼎翰林鼎引
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同知周望在平江鼎
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旣分又再
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司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
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
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以無益鼎曰楚當
虜衝所以敵兩難難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
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
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
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
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階階往乃詔岳飛掩
擊

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虜未必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也又曰三省常爲虜不來而爲陛下援人

材修政事樞密院常爲虜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
甲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始至建康視事時孟庾韓世忠皆駐
軍府中多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
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旅通行焉

初詔李橫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使夾擊江西
帥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以橫鎮
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與牛臯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
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
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
害可勝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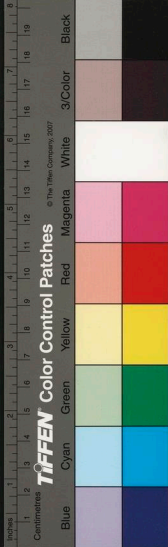


言行別四
虜僞兵犯襄陽京西招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
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橫
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
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
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
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公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公復
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
有僞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臣
徐宗城納之僉書徐俯以爲恐妨和議欲斬澤送首劉
豫公固爭之乃命澤以官且給門田處其衆於淮西
公參政上令公薦進人才公卽以朱震范同呂祉陳彙呂

本中林季仲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鼎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
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
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
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
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遂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
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鼎將行奏云陛下軫念西陲宵旰以圖勞來安輯之方故
遣大臣往將使指是宜上下戮力以寬君父之憂汲汲
遑遑協濟厥事若但爲僥倖嘗試之圖其實何補今臣
備員督府近在闕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所謂兵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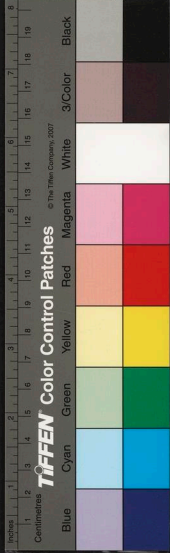


滿數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癯跛倚吁笑可憐所賞金帛至爲微少猶挫顏瀝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憚遠適面得睿旨令除京局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令臣意氣憂沮舉措畏忌退視賓僚有覩面目士大夫間或笑其單弱或憂其無成皆謂事大體重有名無實若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不知安在今孤蹤遠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辯

公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公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蓋公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

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公不遣入蜀以公久有此議故也公以俊爲助者乃寇萊公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公之策遠矣公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爲誰明目拜公右相朝士相慶

上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虜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鼎曰累年退避虜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乃詔張俊所部往援韓世忠又令劉光世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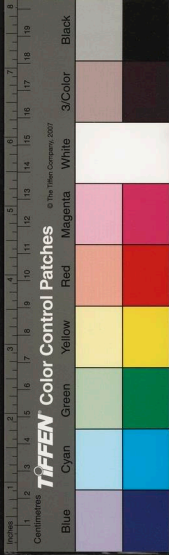


屯建康定日起發光世密遣屬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
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
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動掙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
虜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
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虜僞
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侔然漢敗王尋晉敗苻堅
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
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
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卽應之
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

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
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
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
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
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
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
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
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
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
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

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諫搜



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鼎曰臣等敢不踴鶩鈍以副陛下責實之意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偵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鼎曰退卽不可渡江良策也虜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卽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

公薦張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終不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旣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上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撻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鼎曰臣待罪宰相爲陛下別君子小人用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二月回鑾始議定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啟曰宰相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旣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樛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樛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獻以次行之公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公始薦樛改官除正字誥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顏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樛耶乃敢托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待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以公爲尊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魂言其身爽而道猶行也



既而正字張嶼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鼎嘗入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王其事曰入內高亞黃彥節也鼎卽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曰下罷役翼曰鼎入對上改容謝之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并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入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徃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三大臣不與聞者

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鼎居中摠政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並有關三省樞密者庾與求皆不能平曰三省樞密乃奉行行府文書耶明年相繼以疾求出御書尚書賜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又書軍攻詩宣示宰執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攘夷鼎等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負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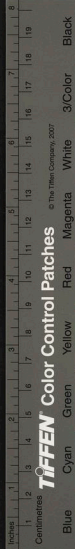
上曰范温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
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
公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
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
激犒將士而已

時貴州防禦使從王從爰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
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
晁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內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
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
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
代帝王多以爲難晁曰曰吾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

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 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
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
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
慶軍節度封建國公

一曰上語晁曰欲令環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致學館
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
節除國公晁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
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晁曰前日臺諫因對語
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資善
之用可謂得人矣

地震詔罪已求言上曰故事當避殿減膳今只一殿而常



膳甚薄更減亦何害鼎曰此文具耳應天當修人事今費用大而科歛煩此最傷和氣者也

管田官王芾候對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論芾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管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本於此上曰然芾旣對乞江淮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往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芾所論甚當宜舉行之

鼎上神宗實錄五十卷書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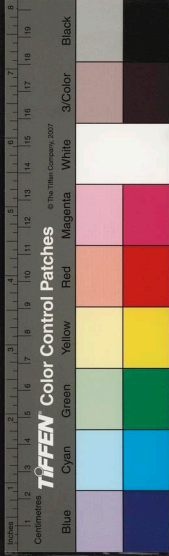
後進書率如此例

上謂宰執曰民窮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卿等當留意擇守令庶幾百姓樂業鼎曰臣等敢不躬聖訓

上又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公曰彼乍歸無所居尤當賑助之

上曰邦用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復揀三十人中之鼎曰節省之道始自宮庭此陛下盛德事也

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還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



鼎有願少寬聖慮強於身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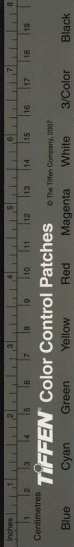
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尤爲叢冗至是鼎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爲姦矣

上與宰執論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必賞必罰而已淫刑以逞固不可苟有罪豈可以不刑鼎曰近時賊吏雖不棄市亦杖脊刺配且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爲而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初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宰執進呈鼎曰承

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緝治之效內侍盧公喬致仕在蜀中自請赴行在上謂宰執曰斯人極不良今若歸內侍省必欲侵外事若與外任必陵同列只宜祠觀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聊備洒掃趨走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及近時之變不得不妨微杜漸公曰聖慮及此天下之幸

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寔不可長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感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讒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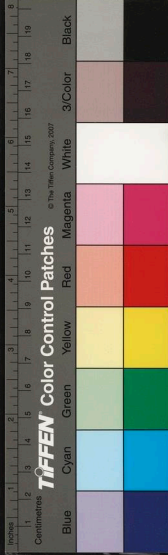


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
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
上欣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
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
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諷而
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
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
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時久不雨上以爲念謂宰執曰昨晚甚有雲氣朕焚香密
禱過二更雲氣散方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重祐
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入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

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
朕有仁完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
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
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
右朝夕以爲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鼎曰
陛下以仁宗爲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
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自然若符節矣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闕用卽改新鈔以幸
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
鼎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
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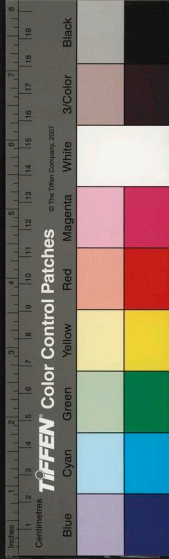
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爲巨猾所制矣

戶部言知閣門事潘永思添破食錢不應法上謂宰執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之何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橫行故俸差厚永思官小月得四十餘緡所以用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於是鼎等再三稱道聖德

上諭鼎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至於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則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爲讀書耳

先是楊沂中奏提鼎即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意在恢復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朝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

公在越惟以求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彘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迹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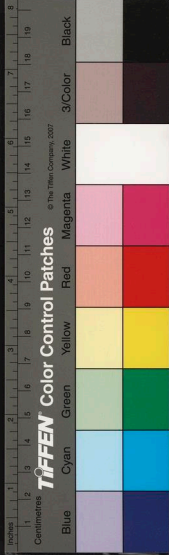
張浚求去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旣同朝乃覺其包藏觀望故因上問及之

鼎至屢辭且疏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霽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

馮康國乞補外鼎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令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項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



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
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
朱震卒上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亾同學之人今
無存者朕甚惜之鼎曰尹焞可繼震震亦嘗薦焞代資
善之職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只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
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稱之如何
爾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伯諸侯項羽以江
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
苻堅皆南兵也

上數令張浚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

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
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

初劉豫軍旣遁張浚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
紛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
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寇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
靜不動使罔測渠未必敢窺伺何至自擾擾知此儻有
他虞吾當身任其責後軍久在泗上勞役甚苦還未闋
月居處種種未定仍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
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虜廢豫
乃已淮上卒不遣兵竟亦無事

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異日咎今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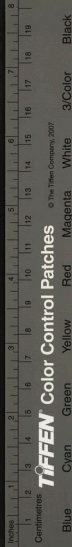
此機會乙召諸將上曰不須恤此今須與廣議和梓官
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吳國長公主入見留宮中三日仍爲駙馬都尉潘正夫求
恩數上語之曰官爵豈可私予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
日多事未暇及此時當極暑上每正衣冠伴之飲食益
主乃哲宗之女上之姊也上以語宰執鼎曰陛下行家
人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鬪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
也

詔修徽宗實錄以公兼提舉公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
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羣臣貪
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太中

宣和初知如臯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
而觀基包士民墳墓其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
申省且束裝待罪泊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
卽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悉知未有
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
泣下公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
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
察之

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
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
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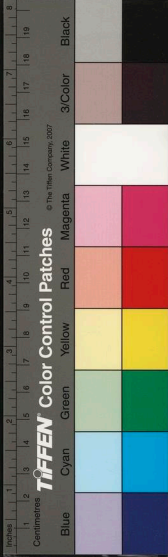
言介另四
十一
爲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此上，又曰：賊吏一身取錢爾，馭吏爲州爲縣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於賊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肯會賊，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寬之，願表卿等可論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

公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益照臨如此。

上謂宰執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公曰：假使虜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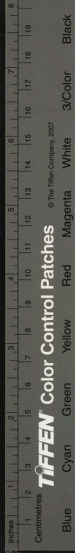
虜使烏陵思謀來，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豈不見效。鼎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早定之期矣。思陵等見上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鼎接之，如見從官之禮。

侍御史黃巖本，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欲講和，劉大中與鼎合議，以爲不可。檜怒，令振劾去。大中欲以搢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



就也時檜力勸上議和鼎持不可驟是卒罷鼎入辭從
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嚮
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
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
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
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
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
未嘗容心特旣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
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則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
御筆防禦使疎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太言曰
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削負曖昧之謗今不

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翼曰言罷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
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
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歎息此社稷大計
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
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
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劉大中奏事亦
以爲言命遂寢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及鼎上章
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建榮國公乃知檜所奏不然也
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
與鼎行秦檜乞同執政往餞乃就津亭設筵鼎至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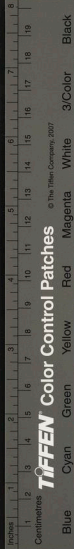
揖登舟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公自泉州罷歸紹興上書言時政檜忌公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公近聞邊報喜見眉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公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王音之語又嚮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章三上責散官興化軍居任諫議何鑄論公罪重罰輕移漳州次翁又彈擊不已責置潮州

中丞詹大方論公移吉陽軍時公于汾力乞侍行公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歿瘴地手批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

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俱歿瘴鄉耶我不若先歿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歿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

公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糶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之遣人呼其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不歿一家當誅惟我歿爾曹無患乃不食而卒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泌護喪歸葬于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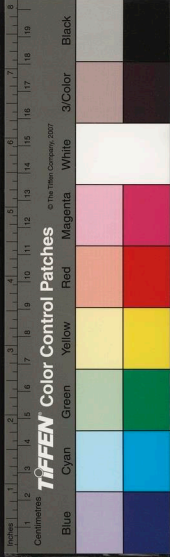
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坦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紓禍

公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公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灰不變疇始信公之能知人也

戊午歲張九成爲禮待呂本中爲中書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已而能

正人者也檜爲變色及公罷相居會稽門人方疇爲言檜語因曰秦檜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公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所謂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公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檜不可去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爲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政十有八年士大夫歿於其手者甚多則公言非人所能爲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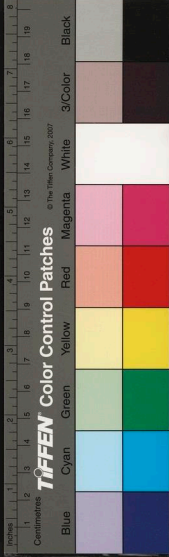
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如何曰看他做來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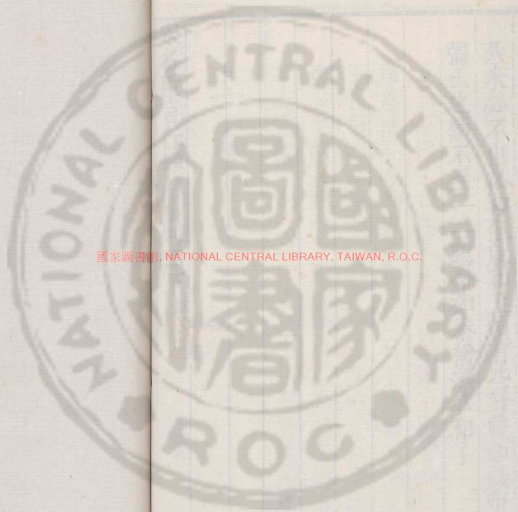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然第別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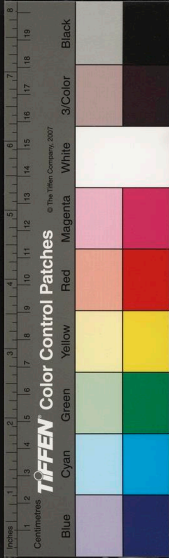
終

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王和議使當國
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須有此計較如歲幣稱和
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濟草和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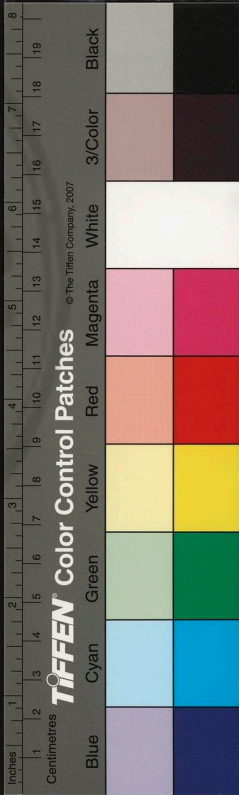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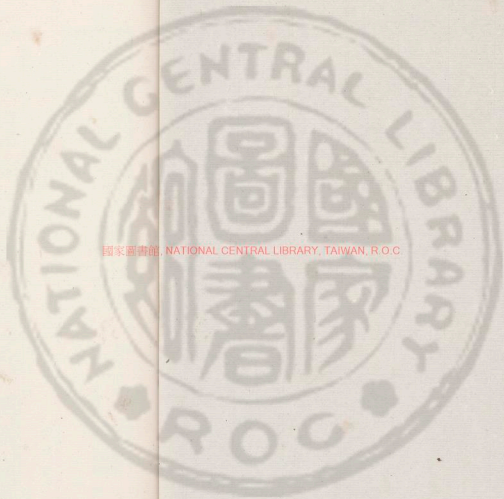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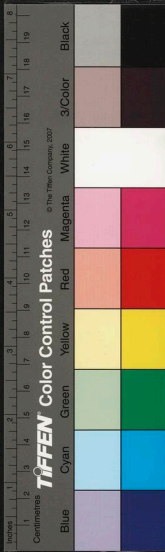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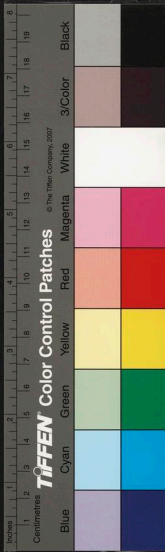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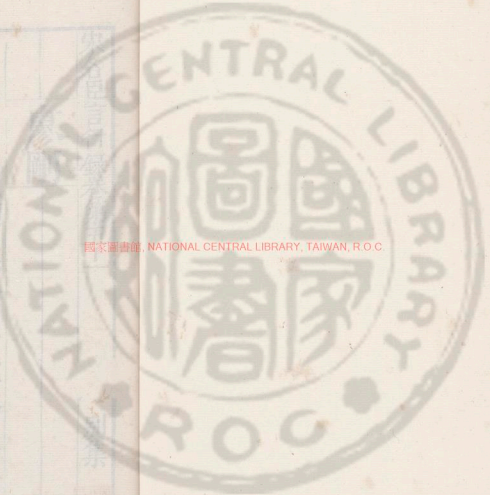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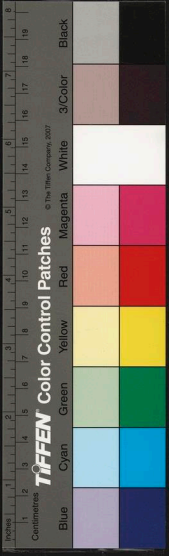


字用中前劄職通人崇寧五年第進士歷臨江
 州判官錄教五任改漳州錄名除監察御史以親老
 引辭得興化軍騎庫勅以左正言召未赴興化而
 以工部員外郎召辭除爲工部員外郎以親老
 起居合人權更待兼待前明年遷刑部員外郎
 直知漳州及還拜中司除工書紹興三年卒
 公之經管是原爲國會計又自帝幸之國漢文士具
 漢子言天下之本在於人而人本在於心也

3395919 v1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

廖剛

別集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字用中南劍順昌縣人崇寧五年第進士歷縣主簿
州判官鉞教五任改漳州鉞召除監察御史以親老
引外得興化軍靖康初以左正言召未赴遭憂服闋
以工部員外郎召辭除建憲尋召爲吏部員外郎遷
起居舍人權更侍兼侍讀明年遷刑侍巧外以徽閣
直知漳州召還拜中司除工書紹興三年卒

公乞經營建康爲固守計又言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
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



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福群生矣

言東南之民困於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若屯田昔郭子儀河中軍乏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今召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榮而督勸矣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選資者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亮分屯涪濱軍民雜居今誠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此三說也詔督府措置

公嘗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畧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

公入對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忤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章矣

公爲中丞首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濟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當留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爲國害者乃摺據細故矜情爪何足道也

秦檜當國謀爲植黨固之計欲假臺諫之力逐異已者公本檜所薦及居言路侃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及覆切至檜遣人風之則答曰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
官嘗委質叛臣之庭以與檜有姻故歸自虜境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禮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其惡愈觸檜怒
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
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公之
名聞天下

公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請和今以背約有何面
曰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以爲說已乃曰尚書曉人不
當如是億年懼求去

胡舜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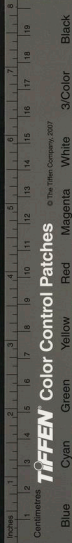
字

績溪人以監察御史遷侍御建炎三年除秘

撰知廬州尋除徽猷待制淮西制置改沿江制置知
建康尋除徽猷學士守靜江爲府吏以買馬折閱事
誣於廣西運副以其事言于時相遂入其言制勘靜
江府終於獄

公爲監察御史言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爲職今多事之時
以開言路爲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
事之人以復祖宗之制詔依

靖康丁未高麗來貢公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
之間不勝其擾今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虛實以報虜
望止令遞表以進却其使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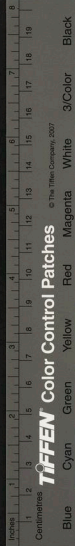
公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坐以待亾者湯武高
光得賢爲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人唐
恪俗更取南仲腐儒何稟狂生聶昌凶人李固差勝亦
迂濶獨陳過庭孫傳忠直然又非經濟手今欲轉敗爲
功惟擇任人才是先

公奏竊聞河北寇已遁去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正
使愛日而圖之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弗及願
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
爲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雞鳴
而起曰今日爲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日復一日所爲
不輟庶幾爲先患之防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

措畫邊備

又奏今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爲難
用用師以將爲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爲之慮國家自
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偵賂
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王兵悉效貫所爲二十年間將
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望詔宰執侍從以至省臺
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并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
人數以聞

又奏伏見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聞日讀爾
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得聖道者孟子而已
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神宗聖學高明尤好其



言行別五
四
書故以之設科取士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
孟子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子不聞
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相
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誦史無所不至願詔東宮官依
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公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
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擇人爲節帥使各以
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
錢千餘萬繕宜給四鎮爲糧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
國長城庶幾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

公知廬州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淮南群盜大

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
之衆共二萬人仍更招羣盜須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
威足以捍虜君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
則俟面奏上壯其言遂除淮西制置使

公帥廣西與呂源有隙呂奏公賊汗僭擬又以書抵秦檜
言公非笑朝政檜素惡公入其說奏遣理丞表桼燕仰
之往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歿公再守靜江有惠愛
人聞其歿皆爲之哭丐者亦歛數十錢致祭旣而其家
訴寃再遣官究實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
古循吏無以過於是桼等皆送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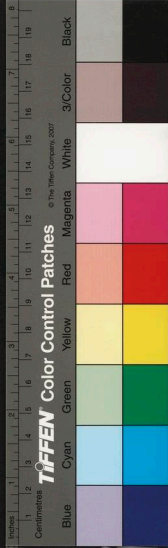
衛膚敏

字商彥上世齊人唐末徙錢塘又徙華亭今爲華亭人宣和初上舍奏名上擢爲第三人授南京宗博越數歲召爲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虜淵聖受禪始選進三等官遷吏部員外郎尋假常少迂高麗使建炎初遷衛府少卿擢起居舍人拜右諫議兼侍講二年拜中書舍人忤時相除集撰提舉洞霄三年拜刑侍進禮侍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金人新和徽宗命公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靈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

朝廷着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宣和七年復往金國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許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恟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又彊知虜渝平益不爲屈虜各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旬日卒易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輒不遇請公相見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



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虜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

建炎初言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俾浚涅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卽建康而居勢萬全矣又言二聖未還陛下宜痛節宮室服食之奉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感動天地

勸上以守法度謹爵賞正紀綱因陳時政有崇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

之役付揚州升賜官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臾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出之公先論時政上曰崇觀以來所以亂法者由宰相持祿故於事無所可否馴致其禍今當戒之

邢煥以后父除徽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直公友言其非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忽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不拜居家待罪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出之

上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問宰相促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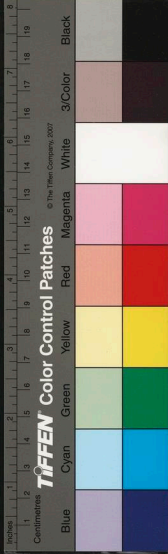


時乘輿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臣頃在維揚數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之曰是吾心也

爲人剛明遂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決意行之雖禍福成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上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君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皆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何如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

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授承事即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初除平江教移越州除大博校書郎憂吉除應天府少尹右司諫謫合州監稅召爲尚書吏部左司外郎守南劔王管洞霄改太湖廣宣參爲吏部郎左司諫禮侍集撰知處州提舉太平除敷文閣待制再任終於家紹興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六



言不別五
初筮仕職教吳中朱覲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
覲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奠公例不與告覲滋不悅託權
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初入館閣京黼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國
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公
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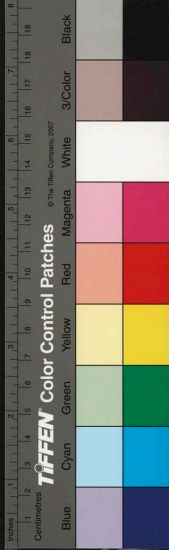
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
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其所陳深得諫臣之體
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感
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寘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
石學問之敞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

語爲伊川之文以高視濶張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
行斯行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未云覽卿所奏良用撫
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

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
可觀兩居諫省論事闔切爲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
如讐故媚禁者衆

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有醇無
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績之日幾不能具
後事其清德又如此

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旣盡然金銀尚少
官庫旣無必須盡取于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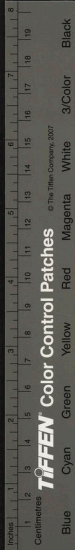


言行別五
九
惟京師空虛亦恐歛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

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仗手及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劫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仗手者蓋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濶欲令東南諸州起發

見在鎗仗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却令逐州一面招募猶勝於招叛亾也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未能興復奚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卑污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擢敗挫辱而寒廉鮮耻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黼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旣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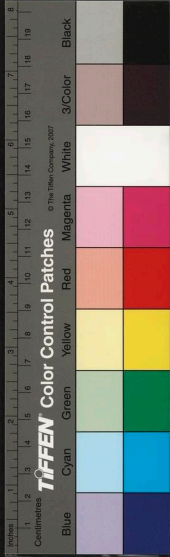


言行辨
一
夙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
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
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
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為重臣僭卽偽位廷臣勸進稱賀
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
節忠義果安在哉

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况金寇賊相隣宜如何
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
帶州軍士馬絕少駢驛之處禁衛軍微番如此言不可
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
則次可守則守量敵強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

兵將重爲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
備

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讐成業
孜孜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
之久閱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
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
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異詔令
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
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
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
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



矣

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埃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濶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論與諸師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管田官出丁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卽令充擔擧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王管管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襄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卽有王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恨不歸卽免種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然卽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辯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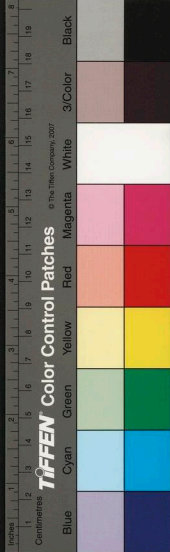
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
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
議並奏

陳戩

字冲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懷
州司理除鞏州教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内外艱
吉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卽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
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
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聞移守泉州未幾提舉冲
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

童貫宣撫五路氣燄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近則
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一
見速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恐復見其面耶
朝廷聞而嘉之

范瓊擁兵上流徘徊觀望朝廷憂之公上疏請詣瓊促使
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
屠剥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
今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
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宜
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
軍獨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



言行錄五
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
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

扈蹕之永嘉論事無隱大略謂今之握兵柄者非關崑卽
跋扈也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
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
事今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納之

言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
時病士論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
兵制謂御管兵分隸諸將在其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
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神武五軍始爲天
子之兵矣

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虜遏盜生財四事公上疏謂省徭
薄賦敦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
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
爲遏虜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大
府爲生財之道上納之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五下

別集

宗澤

忠簡公

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
康元年知磁州加祕撰虜陷京詔爲兵馬副元帥康
王卽位加徽猷待制知襄陽府又知青州李綱薦爲
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加資正殿學士建炎二年
七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
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年七十

竇漪不犯慶源府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康王構奉淵聖
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旣出城雲曰京城樓櫓天



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
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公初爲宗正
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宜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
張皇賊勢仍乞邢洺磁相趙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
一郡則四部相應上善之雲至京上以章示之雲憾公
王至磁公以守臣迎謁雲因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
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虜勢者天下所共疾何
獨我哉公說王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磁
人遮王馬諫毋北去從臣皆勸王回相州會京師使人
齎贖詔命王爲真馬大元帥公副之速領兵入衛王捧
詔嗚咽軍民感動王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

至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
說請王移軍東平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
公進屯開德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壬申王已約諸路兵
合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募屬議進屯濟州祭未公帥
兵至圍城與虜大戰敗之王奏除公徽猷閣待制時使
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卽真來
救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王卽位於濟公
言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尤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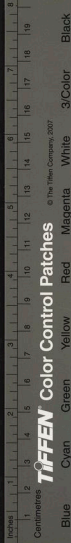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賊路衆議不可公
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虜騎千



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併
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康
王大悅公乞進兵援京師伯彥等以公爲狂譎不情公
亦詆伯彥等爲失策公曰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
速進兵直詣都城策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通和可
亟退師如賊有詭謀卽援兵已到無能爲也伯彥等執
和議不可破公遂自請兵王許之

澤自朝廷徇虜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輿請上於輔
衣屑誓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
遣張澈以蠟封詔行微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怒
命將士射之澈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會兵五旬
無一人至者公奮願擊虜引諸將議之陳卒曰虜方熾
未可輕舉公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卒效死乃命卒
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于
長垣澤旣敗虜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
移軍南華賊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
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澤爲書與諸道勤王帥勸
督兵入援趙楙范訥皆以爲狂言不答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
只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虜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賊
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勳卽自臨濮引兵趨
滑州抵大名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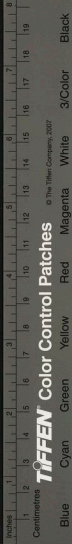


言今另王
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遺康王
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耳所謂道者有
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
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
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祖
宗革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
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
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
李綱與之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尹開綱爲薦公
上許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
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

有虜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公時即
白留守械係之且以聞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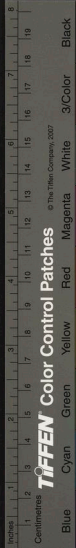
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虜使于別館公
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譖漫漸望和爲退走
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主乘河東河
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益如糞壤草莽略不顧惜又令遷
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
厚而於國家計謨何其薄也臣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
彈壓強梗保護京城深公所倚仗但拘留虜使未達朕心
公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公襲衣金帶



汪黃等皆忌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
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以安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
乘用五十有五入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
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
外駐兵數萬公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汧大河鱗次爲
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
商旋京畿瀕河七十二里益平太縣分守之縣皆開濠
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
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
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廵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

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
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公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三百年
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任虜每疏奏上以
付中書省汪黃皆笑以爲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
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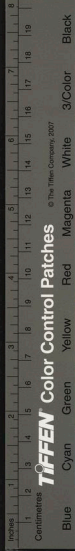
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
之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搗請行公大喜即以銳
卒五千授之搗至滑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
其鋒搗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
千騎往援未至搗再戰歎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
虜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公卽命宣知滑州虜以



宜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部布伍徹吊橋披甲棄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堵

公又遣部將李景良嵩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遇虜大戰爲虜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以無功遁去公捕得謂曰勝負存亡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卽斬之旣而俊民與虜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虜令俊民持書招公公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兒今乃爲虜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斬之謂史虜曰上屯重兵近旬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脇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公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歃以報公時引策與語策具言虜中虛實公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爲意早賜回鑾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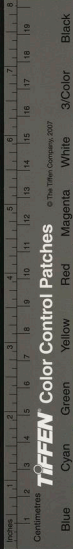


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上答詔諭以旦夕北歸之意公復上表謝

公招撫河南郡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卽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乃累疏請上還京且請修龍德寶篆宮以備奉迎二帝上遣中使賞詔茶藥撫諭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鈴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統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來歸將士頗疑之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笑曰河
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屯城下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

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持數百本去又爲勝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公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故請



上還京尤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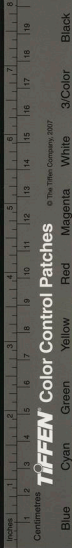
公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數萬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彥方繕甲兵約日起太原公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疏言之疏入潛善息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公憂憤疽作于背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公震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滅醜虜以成王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公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冥晦異常

公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贄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嗚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之

公歿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杜充已除留守乃以穎充留守判官充反公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所招羣盜復去爲盜議者咎之

朱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卽可整頓乃爲汪黃二相所制快



快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四出爲山東淮
南劇賊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五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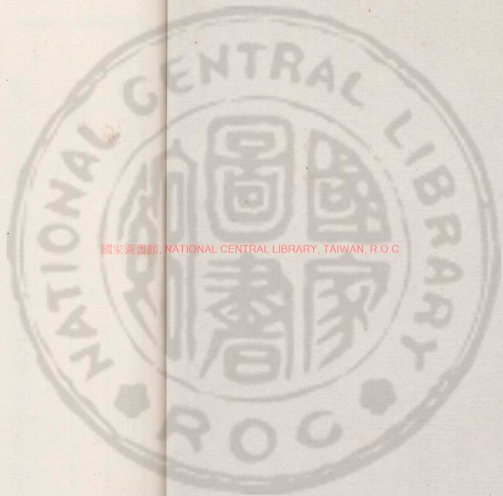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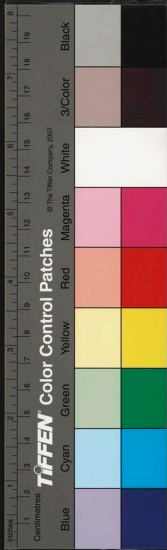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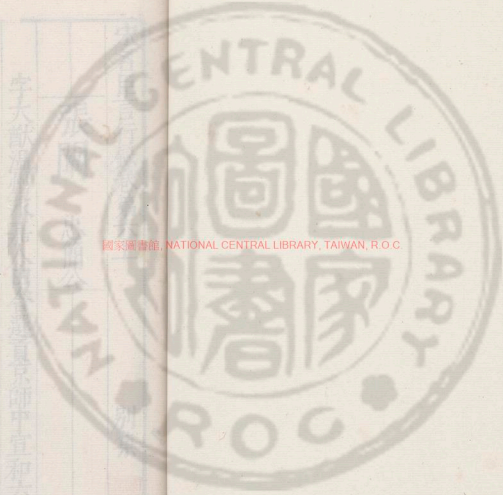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大猷
 士第調嚴州其曾紹興初慶州教李回辟為師幕西
 年席益辟師除吏部沮其改秩監岳以歸連教鄂州
 台州賜對除正字十二年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明
 年兼國史院檢討又明年駕幸省例遷官免去踰年
 主管學道滿次任泉州代選改衢州未上罷二十五
 年所浙市舶居二年為雲馬升郎闈入五府三千一
 年遷浙作監明年進宗以孝宗即位權王侍衛待請

3395920 v1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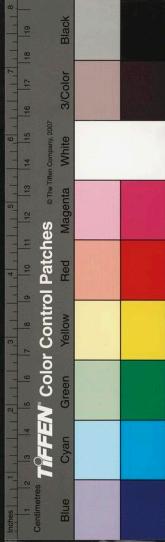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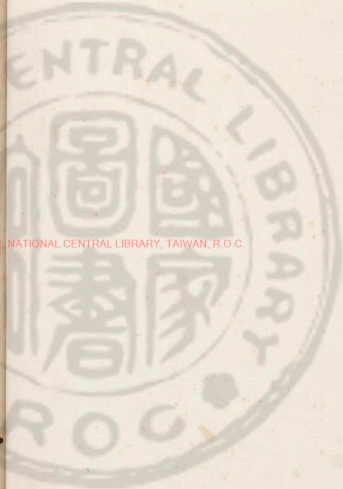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六上

張闡 忠簡公

別集



字大猷温州永嘉人由舍選貢京師中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紹興初虔州教李回辟爲帥幕四年席益辟帥幹吏部沮其改秩監岳以歸連教鄂州台州賜對除正字十二年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明年兼國史院檢討又明年駕幸省例遷官免去踰年主管崇道蒲添倅泉州代還改衢州未上罷二十五年兩浙市舶居二年爲臺屬升郎闡入五府三十二年遷將作監明年進宗少孝宗卽位權工侍兼侍講



賜服金紫以隨龍恩遷七官隆興初權工書侍讀屢
丐閒上不許除顯謨直學提舉興國到家踰月病以
龍圖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七月二十六日薨年七
十四贈端明學士

上方銳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脩政
攘夷之說上亦虛懷聽納每事咨訪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公久次喜論事一
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
檜默然公先嘗爲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
憾之臺臣汪勃遂劾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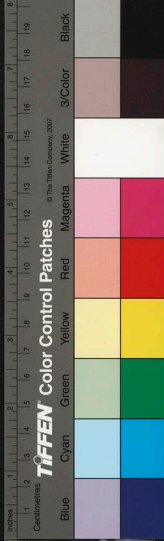
虜騎臨江公因轉對請增沿江戍兵大脩諸郡之備濟師

京西淮東牽制虜軍

虜亮死新主復求和朝廷議再遣使詔略曰敵人索舊禮
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納中原歸正之人東
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其詳議
以聞公言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壘
壘數百京夏復上十事一強國勢二革苟且三重臺諫
四明賞罰五信號令六抑奔競七嚴軍政八賤貪吏九
節財用十禁科歛公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隱上大

嘉賞

公奏臣去冬乞守兩淮陛下謂立春行之夏秋當畢備今
其時矣而陳三策移都督府於維揚增修淮上城壘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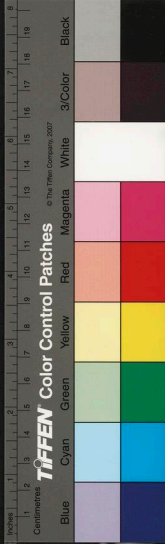


恤山水寨民兵及死事之家以勸來者上曰今江淮事
盡付張浚朕倚之爲長城會督府受蕭琦降上召問公
公疾不能入奏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虹縣公
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乞益兵殿後已而
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公奏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
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上命益出
御前器甲付諸軍親札勞張公軍嚴復振

時數易臺諫公力言之會太白晝見詔近臣條闕政公謂
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溫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
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直翔踊太陽薄蝕星孛
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

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啟政而無所更革撤否監司
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
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周瘵已甚陛下方
馳騁種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衛垂象安得不
再三示警耶

虜復犯成上與公議公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
耳力陳六害不可許上曰朕意亦然始隨宜應之耳
宰執奏金國紇石烈志寧以書論通好朝廷遣使臣盧仲
贇報之所論三天事正國書歲弊如數皆定惟唐鄧海
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乞命侍
從臺諫集議於是自尚晝而下其說人人不同公獨謂



不與泗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彼以殘酷虐吾民我以仁義撫天下觀虜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臆之

公已奉辭祿陸薛上問所欲言公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郡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上曰卿始暫還鄉秋涼復召卿矣公旣退賦詩云八請犯天顏今朝出漢關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脩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益嘉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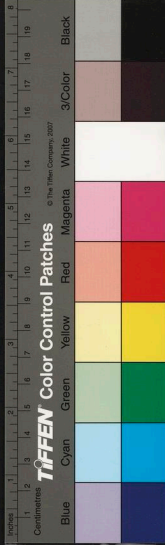
朱文公戊午讜議序曰靖康之禍惟一帝北狩臣子痛憤雖

萬世必報其讎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兄父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復之勢益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廷力主其事當時人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樞官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后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



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讐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廣堂之上願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

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願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



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

王縉

字子雲嚴州分水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法移池州石埭令知婺州浦江縣辟差杭州鹽倉臨安縣市易務知温州永嘉監池州永豐監丁內外艱權

吏部郎官忤時相出知英州蒲人對除知慶州召爲金部員外郎尋以選知温州加直秘閣陞辭日上留拜監察御史擢侍御遷右司諫求外復以直閣知温州落職奉祠復知常州差主管崇道退歸二十年告老紹興二十九年卒享年八十七

公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厚風俗廣儲蓄莫爲經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諭

東南大旱江湖爲甚公慮賑卹之者如伸枉濫寬係累禁科數緩逋負免穀稅通糶船瘞瘠者其論甚備又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內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推其本則願詔大臣以變理

